

福州歷史與文物



福建省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



戚公祠

(市级文物保护单位) 杨秉纶摄

三百年来，我华夏威风早歇，有几个
如公成就，丰功伟烈。拔剑光寒倭寇胆，
拨云手指天心月。至于今，遗饼纪征东，
民怀切。
会稽耻，终当雪；楚三户，
教秦灭。愿英灵永保，金甌无缺。台畔班
师酣醉石，亭边思子悲啼血。向长空洒泪
酹千杯，蓬莱阙。

调寄满江红

公元一九三六年郁达夫题



林 则 徐 墓

(省级文物保护单位) 杨秉纶摄

《榕城考古略》 出版 《闽人自号录》

清林枫《榕城考古略》为介绍福州名胜古迹较有特色的著作，此书于解放后被
发现，仅存抄本，从未刊印。现据传抄本付印，供研究地方史参考。

今人郑丽生先生编《闽人自号录》收录历代福建人别号一千余目，约八百人。
为研究福建地方史的工具书之一。特根据作者增订稿印行。

以上两书，印数不多，需要者可与我会联系，酌收工本费。

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资料室



目 录

1981年第1期

福州与海外交通史

- 福州和冲绳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.....朱振声 (5)
明清时期中琉往来与福州造船业.....朱 文 (19)

文 史 丛 谈

- 清代福州的书院.....萨伯森 (9)
黄占.....春 槃 (16)
清代刻书有分栏的.....桂 荃 (10)
西湖桂斋楹联史话.....潘祖锦 (23)
关于《骏粟日抄》作者考.....官桂銓 (3)
林则徐临终遗言
——“星斗南”新解.....潘祖锦 (17)
“脱胎漆器”释名.....郑丽生 (27)

历史人物

- 林觉民传略.....徐国地 (20)
洋务运动中的沈葆楨.....邓华祥 (24)
叶向高传.....〔美国〕周道济著文 潘德深翻译 (29)
陈修园在医学上的贡献.....景 圻 (14)

美术、工艺史话

- “蒋源成”的石雕艺术.....廖楚强 (1)
记徐悲鸿的《伯乐相马图》.....杨秉纶 (4)
郁达夫的两方印.....陈清狂 (7)
福州的木画.....周哲文 (18)

名胜古迹杂谭

- 林则徐的故居.....王铁藩 (11)
金剛腿.....青 元 (6)

考古与文物简讯

- 福州发现战国青铜剑.....铁 帆 (8)
闽侯县首次发现“建盏”窑址.....郑国珍 潘泳瑜 (22)
福州发掘明户部尚书马森墓.....古 榕 (26)

福州历史文物

总第1期

一九八一年六月五日

“蒋源成”的石雕(艺术)

廖楚强

蒋源成石铺在福州南后街光禄坊的沃门路口。半个世纪以来，曾经在北京、南京、广州等各大城市留下了蒋源成石铺的许多艺术珍品；其声誉远播东南亚以及日本诸国。但是由于旧社会对民间艺人的歧视，石铺的石匠师傅向来处于一般“工匠”的地位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。其实，若以该店的第三代主人蒋仁文的作品而言，列之于世界石雕艺术之林，亦无愧色！

蒋源成石铺的第一代主人名叫蒋山斗，原籍惠安县峰前乡（即现在惠安县的崇武公社）。惠安是我省著名的石工之乡，这里出产的花岗石，数量多，质地好；而且以打石为生的工人也特别多。蒋山斗就是出生在这样的石工之乡。当时是清朝同治年间，正是中英鸦片战争的二十年之后，农村破产，经济衰落，惠安的打石工人四出谋生。而福州则是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，买办资本主义的势力一度膨胀，半殖民地性质的商业经济促成了福州城市表面上的繁荣。这个惠安县的老石工蒋山斗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来到福州，在后街开设了一间小小的石铺。当时是以打制墓碑、牌坊为主要业务，还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。他的儿子蒋尚姑，继承父业，仍然维持父亲的业务和门面。到了第三代，即蒋尚姑的儿子蒋仁文手上，才表现了杰出的艺术才华，越出了一般“工匠”的水平，创造了许多珍奇的石雕作品。蒋

源成是店铺的名称，知道的人很多。所谓蒋源成的石雕艺术，实际上应以蒋仁文为杰出代表。

仁文 的石艺，是在光绪末年初露锋芒的。当时慈禧太后把建设海军的经费用来修筑颐和园，并在园中举办全国工艺比赛。这时蒋仁文所雕制的镂花鼓椅和圆桌等作品，也被选送北京，参加比赛，结果轰动了全国工艺界，被誉为青石雕刻之冠。从这时起，蒋源成的牌子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盛名了。孙中山逝世以后，南京建筑中山陵，特地请仁文到南京专门主持石雕工



艺。在中山陵的建筑群中，由蒋仁文刻制的作品，计有石狮、华表、金鱼缸、光化亭等。除了中山陵之外，广州黄花岗的一合龙柱，也是蒋氏的杰出作品。此外，在福州最著名的，就是西湖喷水池旁的“李铁拐”，连江青芝寺的石佛，以及鼓山灵源洞下石壁所刻的神光祖师像（该石像为名画家李震画，再由蒋仁文刻制）。

蒋仁文的父祖都是老石工，在继承我国传统的石雕技法方面自有坚实的基础。但是他又不是因循古法，更主要的是有所创新。特别是他的主要作品，多半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创制的。民主与科学的时代潮流，很快的被这位敏感的民间艺人所接受。西方的艺术思想，也多少影响了他的艺术实践。一方面继承了我国石雕艺术那种朴实、庄严、刚强、挺拔的传统风格，一方面又从生活的源泉中创造出崭新的现实主义的作品。既有民族气魄，又有时代精神，这就是蒋仁文石雕艺术的最大特色。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，可以举南京中山陵的石狮为例。

中山陵石狮，在造型和整个艺术设计方面，都和我国传统的“庙堂”石狮有所不同。我国传统的石狮，在外形方面都不是自然界的“真狮”，而是从想像中经过夸张、变形的手法设计出来的一种图案式的狮子。这种石狮，在历史上主要是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庙堂装饰之用。无论狮子的形象或笑或怒，或者天真可爱，或者神气十足，但总的来说，是为了显露统治阶级的“权威”，使群众在石狮面前肃然起敬，从而产生一种“宗教性”的膜拜心理。蒋仁文所设计的中山陵石狮，完全突破了传统石狮的古典形象，而以崭新的现实主义手法，创造出来的一对形象逼真的雄伟“真狮”。

孙中山是我国伟大的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。他早就预言，中国这隻伟大的“睡狮”，一旦清醒过来的时候，那是势不可当的。蒋仁文就是抓住这样的思想主题，设计了一对东方的“醒狮”。凡是到过南京中山陵的人，一看

见这一对气宇轩昂的石狮，不由得使人产生一种顶天立地，继往开来的感觉。雕刻这对石狮也运用了民族传统的雕塑手法，所以在造型方面又不是单纯的摹仿自然，而是把自然界的真狮再加以夸张，美化。所以我们所看见的中山陵石狮，比自然界的真狮形象更高大，气魄更雄伟。

在福州，过去西湖喷水池旁的“李铁拐”石像，也是蒋仁文的石雕杰作。“李铁拐”是我国民间神话故事的“八仙”之一。蒋仁文所塑造的这个“拐仙”的形象，十分有趣而且可爱。他躺在一片破损的芭蕉叶上，半卧半坐，一手托着下嘴巴脸孔朝天，闭目张口，似睡非睡，似醉非醉，是一种蔑视权贵、玩世不恭的神态。说他是仙，其实是人，因为这个形象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，在人类社会中确实存在着这种可贵的性格。说他是人，其实又是仙，因为这种超然的意境，在一般世俗社会中又是没有的。所以这种似是而非的非常含蓄的微妙艺术境界，又是蒋仁文石雕艺术中的另一个特色。

蒋仁文在雕刻的技巧方面，运用了十分熟练的圆润而富有弹性的刀法，造形准确，生动活泼。虽然石头是坚硬的物质，但在蒋仁文的刀下，无论柔软的肌肉，或者飘忽的衣带，都表现得十分逼真。就以李铁拐这座石像来看，其手脚的骨骼肌肤，或者嘴巴上的胡子，都是栩栩如生，简直使人忘记了这是一块石头。在那圆熟的富有韵调的刻刀之下，塑造出来的形象，不但生动有趣，而且富有诗情画意。李铁拐石像就是这样的一种极其成功的作品。可惜在林彪、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，这个艺术珍品，竟然也被当作“封资修”的货色给破坏了。这是一个无法补偿的损失呵！

蒋源成石铺不但工艺超群，而且在选择石料方面也一丝不苟。其所用的石料，多是泉州玉川湖所产的青石。这种石料，质地非常坚韧，年久月深也不容易风化，是最为理想的石雕材料。

解放以后不久，仁文逝世了；其店业由他

关于《骏栗日抄》作者考

官桂铨

“《骏栗日抄》四卷，明闽中郑奎光辑，明刊本（残存亨卷一册），又旧抄本（分元、亨、利、贞四卷，二册）。奎光字章甫，自署闽中人”。（见1962年6月福建师范学院图书馆油印本《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书目》页216）我藏有《骏栗日抄》利部一卷，白纸一册，明万历以后刊，半叶八行，行十九字，白口单边，版心上刻“骏栗日抄”，下刻“利”字及页码，首页头行题“骏栗日抄利部”，次行题“闽中郑奎光章甫辑”，有收藏印三：“肖岩具眼”（按肖岩即清侯官黄火通），“一砚斋藏书印”（按一砚斋为闽县萨嘉曦），“口口四有堂印”（前二字虫蛀，不知谁氏）。与师大藏本当为同一版式。书多摘抄前人笔记，不注出处。

郑丽生先生《闽中广记·骏栗日抄》云：“郑奎光事实待考”。我收集了郑奎光的一些材料。

清郑杰《注韩居书目·子部·杂说类》：“《骏栗日抄》四卷，明闽中郑奎光，四帙”。

民国陈衍《福建通志·艺文志·经部·易类·明》：“《大易解》，侯官郑奎光著。”

民国陈衍《闽侯县志·艺文志》：“《大易解》、《骏栗日抄》，郑奎光著，字章甫，万历丙午（三十四年，公元一六〇六年）举人。”

清初海外散人《榕城纪闻》：“（顺治丁亥四年，公元一六四七年）周世科开宴告之令，无赖之人辄任意于乡绅大室。前松江知府陈亨，被人告，责十五板。前户部主事林宏衍锁链到官，前处州知府郑奎光锁拿到官，馈送银八百两，免罪。”

明徐爌《徐氏红雨楼书目》卷二史部·总志：“《南明山志》四卷，郑奎光。”卷三子部·子类云：“《史瓮》四卷，郑奎光。”

综上所述，郑奎光字章甫，侯官人，明万历三十四年举人，曾任处州知府，明亡归乡不仕。著有《骏栗日抄》四卷、《南明山志》四卷、《史瓮》四卷、《大易解》。今只存《骏栗日抄》明刊残本二卷及旧抄本四卷。



的儿子蒋文荣接管。但是作为他的艺术继承者，却是仁文的侄儿蒋瑞生。瑞生解放以后在厦门石雕厂工作，亦颇有成就。特别是在厦门集美一带，如陈嘉庚的陵园等处，其主要石刻浮雕，都是由蒋瑞生刻制的。其手艺颇有青出于蓝之势，甚受群众的赞扬。不幸在文化大革命

期间，瑞生竟被林彪、四人帮当作反动的“艺术权威”，横加迫害和折磨。以至垂危的时候，被拖回老乡惠安县，不久以后就饮恨而终！一个艺术巨匠的接班人，正当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时候，就这样被一群披着马列主义画皮的封建专制主义者迫害至死。

记徐悲鸿的《伯乐相马图》

杨秉纶

“伯乐相马”是艺术大师徐悲鸿以历史故事为题材而创作的一幅画。原件纵69.5、横138.5厘米，纸本。

画中，伯乐背手，身躯微向前倾，凝神专注地相看骏马；马迎伯乐，昂首扬尾，健蹄踢踏前来，如见故旧；伯乐身后，立一粗壮的养马人。整幅画面构思严谨、洗炼，人物神态栩栩如生。伯乐识马、马知伯乐的意境，跃然纸上。

徐悲鸿创作此画是有所寄意的。一九二八年，福建举办第一次美术展览会，徐悲鸿应邀出席。在观摩诸多作品中，特别欣赏陈子奋的篆刻，多方寻访要与陈子奋会见。一旦打听到子奋的住处，立即登门拜访。两位青年艺术家艺心相印，谈笑间，徐悲鸿挥笔传神，为子奋画了肖象。陈子奋也连夜为徐悲鸿治印，真是

一见倾心，相逢恨晚。

分手时，徐悲鸿特地画了这幅“伯乐相马图”赠之，并题跋云：“戊辰夏尽，薄游福州，乃识陈先生意，年未三十，已以篆刻名其家。为余治‘游于艺’、‘长颧颌亦何伤’

‘天下为公’诸章，雄奇遒劲，腕力横绝。盱衡此世，罕得其匹也。画宗老莲、伯年，渐欲入宋人之室，旷怀远志，品洁学醇，实生平畏友。吾国果文艺复兴，诎不如意者期之哉！兹将远别，怅然不悵，聊奉此图，愿勿相忘，悲鸿画竟并志”。跋文铃“徐悲鸿印”“困而知之”图章。图的右下角还铃“生于忧患”的图章。

一九六三年，陈子奋将这幅“伯乐相马图”献给了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。



福州和冲绳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

朱振声

冲绳，在中国明、清史上称为琉球。从十四世纪末叶（公元一三七二年·明洪武五年），中国和琉球就正式开始往来，通过封贡形式，进行通商贸易。经历明、清两代共五百多年的时间，始终保持了友好关系。因为地理上近便的缘故，中国历来奉派前往琉球的使者，都先到福州，然后渡海到达琉球。同样，琉球来华使者和留学生，也是先在福州登岸，然后上北京的。

早在明朝初年，福建市舶司就设立了接待琉球使者的馆舍，初在泉州，称“来远驿”，后移福州，称“柔远驿”，习惯上叫做“琉球馆”。琉球的使者、通事、船员都住宿在这里。直到一九三六年，还有一些琉球商人住在馆内，并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

远在明朝洪武、永乐年间，政府就派遣了闽人三十六姓迁居琉球，帮助驾船，开辟海上交通。后来，他们大都替琉球政府办理外交和贸易事务。世代相传，生活在琉球，聚居于久米村。根据历史记载，来华的琉球人，也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，加入中国籍而在内地定居的，可惜现在已辨认不出来了。

自从中国和琉球建立了关系之后，历年来华的使者、通事、船员等，凡在福州逝世的，都安葬在福州的张坑山、白泉庵等地，甚至赴京往返途中不幸逝世的，也不远千里运回福州安葬，把福州当作他们的第二故乡。公元一八四〇年，即道

光二十年，福州地方政府曾出布告并勒石树碑，保护墓地。但是，由于年代久远以及历史上的原因，至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墓葬八座。这八座当中，年代最早的是康熙五十七年（公元一七一八年），最末的是咸丰九年（公元一八五九年）。它坐落在草青树绿的大路旁，让人们凭吊。

从明初开始，一直到一九三六年，福州与琉球的通商贸易从未间断，福州水部门外河口地方，就是当时交易的集市。琉球的蕉布、蛇皮、假肚鱼（又名佳苏鱼）很受欢迎。福州的茶叶、纸伞、皮枕也销往琉球。并出现了专门经理琉球商务的卞、李、郑、林、杨、赵、马、丁、宋等所谓“十家帮”球商。此外，还有城内的刘家，也专营琉球生意。经济上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。

福州，不但是当时外交和贸易往来必经之地，也是琉球学生求学的地方。当时，琉球来华留学的方式有两种：一种是到北京国子监入



日本冲绳县友好访华团祭扫琉球墓

杨秉纶摄



青 元

我省最大的河流闽江，自南平至闽江口入海为干流，全长约二百一十公里。闽江下游，从罗星塔以下后安至亭头，两岸群山连绵，江流曲折，河道深窄，最狭处仅六百余米。就在狭江地段，距福州市约三十公里、距罗星塔约十公里的郊区亭江公社闽安镇对岸山麓，坐南朝北，有闽江七景之一——金刚腿。

据日本昭和十二年(1937年)初版的野上英一遗稿《福州考》记载：“船进闽江，过长门、金牌炮台，在欣赏两岸胜景时，于靠近马尾外港之际，在江的南岸可以见到一块下垂的花岗岩壁，其状犹如大型之人脚。这就是所谓金刚腿。称俗仙人脚，西洋称为Giants Leg。这虽早已有之，而见之于文献者则是清代的事。据传说，金刚腿原有两只，另一只已开采作为建万寿桥的材料。”这说明凡是乘船进出闽江口至罗星塔的，都曾经被神工鬼斧造就的金刚腿所吸引。

金刚腿，有成型显明的大腿、小腿和类似套上靴鞋的完整脚部。靴底悬空，长一米多，斑布青苔。枯水季节，水面距靴底高两米多。按闽江口的海水入侵，一般说来涨至金刚腿。所以金刚腿成为天然的水文标记：它的上游是闽

江淡水区，它的下游为鹹淡水混杂水域。又按闽江洪水都发生在每年五至七月，闽江干流在这三个月中，迳流量为全年总迳流量的一半左右，其中六月份的流量又约占全年的百分之二十以上。可是，即使在潮汐顶托、洪峰高涨的六月，水位仍在金刚腿的脚下。假如江潮海潮居然漫上了金刚腿的脚靴，那就是闽江暴发了特大洪水。距今七十九年前的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九日(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初三日)，发生了历史上近期一次特大洪灾，推算洪峰流量高达二万九千八百秒立米，金刚腿的石靴遭到淹没。这样，金刚腿又成了人们心目中洪峰高水位的标记。

金刚腿前江窄水深，江底礁石罗列，江水经此湍流如箭，漩涡滚滚，使闽安镇形成马尾港的咽喉。历史上，金刚腿上下游筑起江防炮台，抵御来犯之敌。

金刚腿所在的半山岩壁，有“金刚足”摩崖题刻。在闽安镇，还有“沈桥夜月”，“龙腰松涛”、“清坑瀑布”、“棋盘山”、“佛手岩”等胜景。



学；一种是来福州读书。留榕读书的时间一、二年或三、四年不等。清嘉庆十二年(公元一八〇七年)，年轻的琉球学生蔡宪法随使者梁邦弼来福州，在琉球馆从师肄业，时间近十年之久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派往琉球的使团中，有一种称为“从客”的随从人员，他们是一些书法家、画家、诗人、琴师、医学家、名僧。此

外，还有剧团艺人。他们的活动，促进了互相之间的文化交流。例如，公元一七一九年，清康熙五十八年，从客长乐人陈利舟传授琴曲，据说因为琉球有谱无琴，就把带去的一张琴留下来，传为佳话。公元一八〇〇年，即嘉庆五年，从客福州乌石山名僧寄尘，号称诗、字、画三绝，创作了不少描写球阳风光的美丽诗篇。

郁达夫的两方印

陈清狂



闽中著名金石书画家陈子奋先生逝世后，我在整理他的印谱时，发现有郁达夫的两方印拓。这是我跟陈老学习篆刻时，他特地从自己的印集中揭下赠给我的。他说这是唯一的两枚拓片，他自己特别爱惜，要我好好保藏起来。

陈老有一位朋友汪荫湖，是郁达夫的同乡同学。他生前多次同我谈起郁达夫的事，他说，他少年时经常出入浙江富阳郁家。郁达夫小名应生，又名文，幼年丧父，母亲家教甚严。郁达夫天资敏悟，自幼好学，不论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小说、戏曲，无所不涉。在学时，也多是课外自修。一九一三年赴日本留学，一九二二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。郁达夫十几岁当中学生时就开始写作，十年异国生活，更加丰富了写作题材。终于放弃经济学，专搞文学。他那愤世嫉俗，颓废感伤的作品，引起不少青年的共鸣。他从日本回国就已成名，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《沈沦》。同时发起组织创造社，参加创造社各刊物的编辑工作，作品愈趋成熟，与郭沫若、成仿吾同为创造社三鼎足。

后来迷恋西冷女子王映霞，不顾老母亲的劝阻，带映霞到东京成婚，婚后回国居住富春江南岸，房子就在江边坡上，门前石阶直达严子陵垂钓处，郁达夫夫妇宛如天上神仙。一九三六年二月，郁达夫应聘来福州，任福建省参议和省府公报室主任。同时担任《小民报》副刊顾问。那时他就住在光禄坊黄莘田十砚斋东

刘氏旧宅。刚巧汪荫湖已先在福州，他乡故知，两人时常聚饮话旧。郁达夫穿著

简朴，有时穿一套布制西装，出入南后街古旧书店中。买了许多书籍，包作枕头，随手抽读。

王映霞虽然貌美，却乏才智，她对艺事、国事，都漠不关心。郁达夫羁留福州，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时，她被浙省一个姓许的官吏勾引，竟然变心。郁达夫也时有所闻，但是始终不敢相信。他多次打电报催促王映霞来榕，王映霞勉强来福州住了不到五个月就托词回杭州，不久就奔金华丽水跟许某同居，大错铸成，遗恨千古。郁达夫作有《毁家诗纪》，记述这件事。其中有“沈园旧恨从头数，泪透肖郎蜀锦衾”。“别有戴天仇恨在，国倘亡，妻妾宁非妓，先逐寇，再驱雠。”……闻者莫不痛心。

一九三七年夏天，郁达夫朋友——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设宴招待郁达夫夫妇，汪荫湖也在席上，偶尔端出陈老刻的一方图章，郁达夫接过摩挲一看，吟味印跋边款：“闭门风雪与古为徒，不识秦汉精神有几分？……”惊喜地说：此人可是福州才子？！后来当他要离开福建去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时，一定要求陈子奋为他刻两方印，一方是名印“郁达夫”三字，一方是“郁达夫既定草”六字，二印都是急就，白文仿汉，诡丽奇肆。据汪荫湖回忆，一方是寿山黄杜陵坑，一方是高山桃花冻。经过八年离乱，日寇投降后，郁达夫又被日本宪兵部秘密杀害于苏门答腊，这两块石头已不知流落何方。现在我所收藏的这两方印拓，自然也是十分珍贵的文物了。





福州发现战国青铜剑

铁
帆

近年来我们经常深入物资回收公司检选混杂在废铜烂铁中的古文物，最近在废铜仓库中检选出一批，其中有自汉至清的铜钱，唐至明的铜镜，六朝时期的铜镞斗等等，计一百四十市斤。这些古铜文物，绿锈斑斑，绝大部分都是市郊及邻近县新出土的。其中，最珍贵的要算战国时期的一柄青铜剑。

青铜剑，横断面为菱形，剑身以下均已断缺，剑面底部宽，端部狭，最宽处4厘米，最狭处2厘米；剑身有起线脊纹，但已折为两段，尚可吻合，残长33.3厘米。这类青铜剑在福州地区俗称“越王剑”，以其在春秋末期越王所铸故名。建国以来，在本省出土不多，仅于1965年在大田县出土一柄，形制与此相同，定为战国时期所铸。这次发现，在福州来说尚属第一次，具有

重要的文物价值，引起省、市考古人员的重视。

据文献记载：春秋末期福建境内冶炼业十分发达，著名的冶炼家欧冶子，曾在闽地铸出不少的著名宝剑。松溪县距城南不远的湛卢山，就是越王铸剑处，相传欧冶子受越王勾践派遣，建炉其上，铸出一批特别坚硬的剑，越国人民就使用这种“湛卢”利剑，击败了吴国，偿还了“卧薪尝胆”洗雪国耻的愿望。而今山上还有铸剑炉、磨剑石、淬剑池等古迹供人凭吊。福州市区东北段有冶山和剑池，相传也是欧冶子铸剑的地方，池的北岸树立有“欧冶子铸剑处”。《闽都记》记载：欧冶子铸剑处，唐朝剑池院僧人惟翰浚治剑池时，在池中得到铜刀、铜环等物，送交武库保藏，并在山麓池畔的竹林间找到冶灶的残址，证实了此地确是古代铸造兵器遗址。按春秋、战国时期，我国已经使用高炉鼓铸金属，由于炉温增高，能熔化熔点较高的矿石。欧冶子所铸的剑。所以能特别坚硬犀利，其原因可能出此。这次我们所发现的青铜剑，刃锋锐利，虽因年久，呈现数处米粒大的缺口，而无一处有卷曲现象。说明早在二千二百多年前，福建冶炼技术已经相当高明了。



清 代 福 州 的 书 院

书院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类似学校的教育机构。这个名称，自唐开元十一年开始。那时玄宗置丽正书院，不过其性质为“修书之地，非士子肄业之所。”到了南唐白鹿书院设立，才改为课士的机构。宋初，白鹿（江西庐山），石鼓（福州鼓山），应天（南京），岳麓（衡山），叫做海内四大书院，还有嵩阳、茅山也很著名，所以又有海内六大书院的称号。自两宋至元、明、清，千年之久，我国书院都很发达，对于历代文化的发展，确有一定的贡献。直到清光绪末年，科举废止，才把书院改为学堂。

福建虽然在地理上僻处海滨，自宋室南渡以后，文化逐渐发展，已与中原各省相等。就书院来说，也是和各省一样，大约可分为三种类型：（一）讲学的书院，如漳浦县明诚书院，是黄道周讲学的地方。（二）庙祀的书院，如崇安县武夷书院，是朱熹的祠堂。

（三）课士的书院，如福州鳌峰书院。综计这三类书院，自宋至清，大约有几百所，以第三类最多。就省会的福州来说，称为全省性的，明代以共学书院列为第一，院址在福州西门街。到清康熙二十四年，总督王国安、巡抚金鉉，把规模扩充更大了。四十一年，巡抚李斯义，又修葺宇舍，焕然一新。直到四十六年，鳌峰书院成立，两个书院互相辅翼。过了一时，鳌峰成绩更好，后来共学肄业生中，优秀的升入鳌峰，便有了上下庠的分别。

清代设在福州的全省性书院，有鳌峰、凤池、正谊、致用四所，称为省城四大书院。鳌

峰、凤池两院，是教育生员和童生；正谊，是教育举贡；致用，是兼教举贡生员。对象略有不同。兹分述如下：

（一）鳌峰书院。清康熙四十六年，巡抚张伯行设立这个书院，购买于山鳌峰之北一所尼庵来改建，院内有园林之胜，综计书舍一百二十间。置了很多书籍，并且校刊先儒遗著五十种。选择九府一州中，学行优秀的士子，送来肄业，经常供给他们食宿和衣服。最初，延聘罗源县教谕蔡璧为师，叫做山长（按《荆湘近事》云：“五代蒋维东，隐居衡山，受业者，号曰山长。因此，书院院长，亦称山长”）。蔡璧，品学很好，逝世后，他们的门生，私谥为恭靖先生。后来规模逐渐扩大，成绩也不断提高。主讲的山长，如林枝春、朱仕琇、孟超然、陈寿祺诸人，皆得到名师的称号。士子们中，如蔡世远、蓝鼎元等人，也都是第一流人物，所以鳌峰书院，久享“文教”的美誉。

（二）凤池书院。最初名为圣功书院，清嘉庆二十二年，建在凤池里三牧坊。因那时士子人数增加，文化也逐渐发展，省会只有一个鳌峰书院，不够容纳，总督汪志伊，盐法道孙尔准，兴建这个书院，名为圣功书院，有教堂三楹十二间，专门教育生员和童生。惟是经费支绌，没有膏火。到了道光元年，才筹有费用，巡抚颜检，以其地本是宋状元许将旧宅，遂改称院名为凤池。这个书院，亦多名师。第一任山长，是赵在田，教导诸生以“持躬立品为先。道艺文章为次”。继任的山长，是魏敬中也受士子们的爱戴。至戊戌政变以后，全

清代刻书有分栏的

桂荃

院，因参照浙江诂经精舍、广东学海堂的规制，在福州西湖旁的西湖书院，设致用堂，同时建筑一所十三本梅花书屋。次年，聘请林寿图为山长，正式称为致用书院。至光绪间，因西门外地势低洼，屡次遭受水患，就移建在乌石山范承谟祠堂左边。这个书院自成立至停办的三十年中，山长只有林寿图、郑世恭、谢章铤三人，但是培养出来人才不少。如经学文学的黄增、史学的张亨嘉，都比较突出。而张亨嘉在清末，担任过北京大学监督。

以上全省性四大书院外，还有越山书院，旧为绵统山堂，在越王山下，道光六年设立，是福州府属各县生童考课的地方。又有龙光书院，在东门内澳桥下，道光十年设立，是八旗总官学，专为驻福州的满族人士而设。还有正音书院。因为福建方言较多，不能通晓。雍正六年时清朝政府即要求在本省各州县，普遍设立正音书院，学习官话（当时称普通话为官话）。但是不久，就次第停办了。

国知识分子思想一新。那时陈宝琛主持鳌峰书院，陈璧主持凤池书院。后来陈宝琛办东文学堂，陈璧办仓霞精舍，为师范、工业两校的先驱。他们在书院中，提倡实用，以前的学风有所转变。

（三）正谊书院。其前身是正谊书局，设在新美里（黄巷）。同治五年，闽浙总督左宗棠创立，以校刊理学总集为主要任务，共计刻成书籍五百二十五卷，定名为《正谊堂全书》。后来地方人士杨庆琛、沈葆楨请建书院，转课十郡举贡，那时镇闽将军英桂兼署总督，购买骆舍铺民屋，改建书院，至同治九年落成，书局变为书院了。首任山长，是状元林鸿年，主讲十九年，士子中如叶大焯，陈宝琛、林纾、陈衍、吴曾祺等，皆是当时特出人才。所以这个书院，对于清代末期的文化亦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。

（四）致用书院。清同治十二年，王凯泰任福建巡抚，以为闽中缺少专门研究经史的书

刘国钧先生著《中国的印刷》（一九七九年六月上海人民出版社）第十六页说：“到了十八世纪（清代）时，除了某些带眉批的书籍外，分栏的书籍就看不见了。”据我所知，版面正文的分栏刻本，宋、元、明有，清代也有，并不怎么少见。

我藏的咸丰元年（公元一八五一）福州鼓山刻本《牧牛图颂》，就是上图下文，那是翻刻万历三十七年（公元一六〇九）的，姑且不论。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附录二：“绣像汉宋奇书”六十卷，清兴贤堂刊小本，图像四十叶。上《水浒》，下《三国》。上《合刻天花藏才子书》，聚锦堂刊本，雍正庚戌退思堂刊本。此二本皆分上下二层。上层为《玉娇梨》，下层为《平山冷燕》。我还藏有三分栏的清刻本：光绪间福州斗中街刻本《戚林八音》，也分二栏的，上栏是《戚参军八音字义便览》，下栏是《太史林碧山先生珠玉同声》。光绪间福州斗中街刻本《新刻梁山伯祝英台》分三层，上层图，中层、下层为正文。道光刻本《大清洋例汇编便览》还分四栏，有大字小字之分。以我之寡闻，足证清代还有相当数量的版面正文有分栏的刻本。而福州刻本，继承明代刻书有分栏的形式，尤为明显。



林则徐的故居

王铁藩

林则徐故居在福州西湖附近的文藻山，占地面积相当大，前后共三进，仅正座就有22.10米宽。全宅坐北朝南，为福州五间排形式的木构建筑（所谓“五间排”者，正中为前后厅，左右前后房各二所，长方形平列）。门临小河，河堤筑有“照墙”一道相向，“照墙”两侧，原有“双斗旗杆”和一个小小的“金鼓亭”（当时接奉使命及迎送官吏例必奏乐），早已废置。大门六扇，门外中悬蓝地金字的“尚书第”匾一方（清制，督抚皆授尚书衔），两旁各有十二扇方格木窗的“门头房”，亦称“听差房”，前后四间。门内有两扇朱漆描金的大“插屏”，上悬“父子翰林”横匾一方（林则徐和他的长子汝舟先后皆以进士授翰林院编修）。

“插屏”后面，隔着围墙，便是第一进“正落”了。“窠窠厅”（大厅）楣上悬着御书（道光皇帝亲笔写的）“福、寿”二字横匾，匾的上面，正中有“玉音”二个小字，并有“愿卿福寿日臻，永为国家宣力”十二个小字，分作六行平列。厅旁前两个房间作为“花厅”（原系前后大房打通应用），是林公会客之所。东西回廊陈列着一对“黄钺”和十几个“执事牌”（仪仗）。

通过前进、后天井的“复龟亭”（雨盖），再隔一墙，便进入第二进。庭院两旁回廊的地方建成两间“披榭”（厢房），“天井”有一棵绿阴如盖的桑树。大厅正中原挂着一幅林公父亲旸谷先生的《饲鹤图》，画的是旸谷先生

的肖像和一双纯洁可爱的鹤。后人因有“一鹤冲天，一鹤在侍”之语，“冲天”即指林则徐，“在侍”指他的弟弟霭霖。

第三进和第二进之间也隔着围墙，雨盖衔接起来，有名的“七十二峰楼”便在这里了。楼上和楼下是一样的大小，楼下右边的两列大房相连，一为林公卧室，一为郑夫人卧室（郑夫人死后，缪如夫人居此）。左边房间则为林公长子汝舟住处。

“七十二峰楼”上没有房间，用红木的“博古榻”间隔成几个段落。正中挂着以“节义文章”著称的明末曹学佺所画的松一幅，楼前有一道雕栏，凭栏眺望，远则闽江对岸的五虎山清晰可见，近则榕城景物乌石、九仙尽收眼底。楼柱上分悬二对楹联。一为林公自撰梁章钅书写的：

坐卧一楼间因病得闲如此散材天或忽
结交千载上过时为学庶几秉烛老犹明。

一为林公自撰自书的：

师友肯临容膝地

儿孙莫负等身书

楼上藏书很多，尤其是各省的地方志更为丰富。他的次子聪彝曾编有《云左山房书目》一书。

林则徐晚年家居的时间虽然很短，可是他非常关心晚辈子弟的教育，每月约集族中青年学生到他家中会文一二次，由他亲自命题，阅卷，成绩优异的发给奖品，对生活有困难者还予以资助。这个文会名为“亲社”。

在这三进正房之外，东西两边还有两座相连的房子，一在隔壁小弄（俗呼“长长弄”）里，“三间排”二进，宽约15米，深56米，为林公的弟弟需霖所居；一在孙老营，坐南向北，也是“三间排”二进，宽约15米，深39米，为林公的三子拱枢所居，都有门可通正屋。看来是稍后建置的。

“余服官中外已三十余年，并无经营田宅之暇，惟祖父母在时，每岁于俸廉中酌留甘旨之奉；祖父母不肯享用，略置家乡产业……。”这是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七年（公元1847年）在陕西巡抚任内把财产分给他三个儿子时自作《折产书》里的一段话，说明了文藻山房产的由来——这座屋子是他父亲向别人买来加以修缮，并非大兴土木新盖的。

文藻山地方很僻静，不是什么通衢大道，且为低洼地带，每年春夏之交，闽江上游溪洪暴涨，附近房屋在不同程度上，都要受浸，俗呼为“大水厝”。福州一般人都不愿意居住那个地区，而林则徐却安然将就，足见他不是着意于“求田问舍”的。他的房屋结构也很朴素，不比那个时代官吏，只要做过一二任府道，就在家乡建设高楼大厦、园林池馆自娱。林则徐“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”，所住的房屋，只不过如此，他的俭朴作风，是令人钦敬的。

这所房屋，门对河流，自东而西，半里之间有双抛、彩虹、盖山、潮通、玉沙、观音几座桥。当时有一个名胜叫做“合潮清泰”，因

为海潮涨入河时，与闽江下流入河之水，同时会合在他门前。两不相下，各回其流，因此叫做“合潮清泰”。附近有一条小巷名叫“会潮里”（俗称水流湾）也是因此得名。一般好谈风水的迷信家，见林则徐做了大官，就说他的房子风水好，叫做“玉带环腰”。玉带也就是指河流。其实这所房屋，是在林则徐显达以后才购置的。当他在读书和中举人、佐抚幕的时候，还不是住在文藻山。在他自撰其母哀启草稿中说道：“每夕归则矮屋三椽，短几一檠，读书于斯，女红亦于斯”。可见还不是文藻山的房屋。当他在福建巡抚张师诚幕中时，相传一段轶事：是年除夕，张命他撰稿，拟几次都不称意，还是命他再拟。则徐神色自若。一直到张氏往万寿宫拜阙回来的时候，才叫他回家。这时索债的人尚围在他家不肯去。正在为难的时候，张氏派人送来百金和酒筵一席，一家才过好了年。在这轶事中，也可以证明林则徐中举佐幕时代，家境还是很困难，当然不是住在文藻山了。

林则徐的故居，一百多年来不断遭受洪水侵袭，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大洪水中，绝大部分的房屋都倒塌了，现在仅存正座的第二进大厅，和左边的“揖斗楼”等数椽。林则徐曾孙林于（第三房拱枢后裔）就住在“揖斗楼”。上列情况，多半是这位年近八旬老先生回忆的。

附：林则徐故居平面图（见下页）



林则徐故居复原示意图

